

# 我就是这样香

陈嘉瑞

时,更有着撕不透的香气。此时一打问,方知这是栀子花。于是就感叹,这花怎么就这么香呢!

那次回到长安后,30多年过去了,再没有见过栀子花。也没有见过长安街头,有戴花的女子。当然更没有见到,有上了年纪的老姐,还能够胸前戴着栀子花,无人地从街上走过。

但栀子花,是从这儿记住了。

2015年,一部《栀子花开》的电影中,那句“栀子花开啊开,栀子花开啊开”的歌曲,是隔代人的心声,把70后曾经年轻的青春情怀又唱了回来。其实在20世纪那个色彩单调的年代里,南方的小山村,也还有栀子花插在小女生头发上的事情发生。有人写回忆文章,说在春风荡漾的晚春五月,一班上上一个最好看的女同学,头插栀子花来上学了。她的出现顿时吸引了所有目光。女同学们都围上去,七嘴八舌,或者伸长鼻子使劲在她头上闻了又闻。因了栀子花,那个漂亮女生,收获了一层被围裹着的幸福。在南方,很多女孩子都喜欢采摘几朵栀子花戴在头上。

在南方女孩戴栀子花时,北方的女孩头上戴的是打碗花,是在放学路上的打闹中。

令人想不通的是,适宜于南方的栀子花,竟也在南北方过度的地带,广有栽植。比如河南,比如苏北。老家高邮的汪曾祺回忆说,他家乡的人形容栀子花的香是

“碰鼻子香”,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他曾在文中写道:“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由于栀子花粗粗大大,没有像一些花十分的精致,又香得肆无忌惮,“掸都掸不开”,于是为一些文雅人所不取,以为品格不高。

言及此,汪曾祺的观点很有些令人喷饭。他对着那些自以为是的文雅之人,模仿着栀子花的口气怼了一句:“我就是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因为粗大,因为不加掩饰的香气,就会受到一些所谓“文雅人”的排斥,栀子花却根本不在乎。它还是个性十足、大大咧咧地独自开放。它知道只要自己开了,自有懂得欣赏它的人来欣赏。兰在山中,不因无人而不芳。好花自在开,自有蝶儿来。

汪曾祺的代花言志,也是在言己心声。这一霸气的回应,表明了汪曾祺的自我和傲气:当自己不被一些人喜欢的时候,当自己遭人否定的时候,他也会像家乡的栀子花一样,不受他们的影响,坚持自己的路,一路走下去。

于栀子花来说,它可能香得过于自我,可能香得令文雅人不舒服,但是,它就那么香了,谁管得着吗?“我就是这样的香!”生活中,常常就有栀子花这样的人。

# 鲜活的历史

程时进

从安康城走高速到汉阴,路边的油菜花已经有了绿色的菜籽荚子。桃花杏花都已落尽,草木已经几乎完全成为绿色。

到凤凰山下,远远望见山上的树林子开满了繁盛的白花,阳光照到的地方白得耀眼。“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是山桃花吗?应该不是,山桃花是一丛一丛不连片的,或者是梨花?高山野岭上有那么大的梨花吗?更像是千树万树的槐花。

“嘿!好美的雪呀!”旁边的杨虹惊叹道。

接近山顶,树林里已是玉树琼枝,地上厚厚的一层,阳光从树的缝隙照到上面,恰似绣上的耀眼的琼花。几位女士几次提出停车拍照,但曾到那里看过雪景的王晓峰一直将车开到山顶才停下来。那里才是佳境,地面的积雪有一寸厚,松树枝被雪压得低垂着,雪从树上纷纷下落,发出啾啾啾的声音。

翻过山梁不远,就是一处观景台,上下的路也比较宽阔——应是专供游人停留观景的,路边停满了车子,有几辆旅游团的大轿车,更多的是私家小车。人们都在路边山坡上的树林里跑上跑下忙着拍照。关中口音不少。

云雾弥漫,展眼望去,白色的、灰色的云雾变幻翻腾,如海浪翻滚;群山如波涛,随云雾起伏,和人捉迷藏似的时隐时现。说是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山下的梯田,十点多了,云雾笼罩着,什么也看不见。但这如仙境般的云雾和群山,这阳光下的莹莹白雪,也是难得的景致。和北方的雪相比,小巫见大巫,实在不算什么。但在我们这里,由于气温变暖,多年来,在城里或川道地区,即便冬天,雪也如西北沙漠地区的雨水一样稀缺,更何况已经春天了。虽有星星点点的松树的绿色露在外面,但也足够人激动不已了。大家跑上跑下地拍着照。有些女士,不顾天气寒冷,专门准备了夏天穿的亮丽颜色的裙子,或鲜红或翠绿,有带着单反的男士忙前忙后专门服务。他们不停选择着地点,变换着姿势和角度,在这白皑皑的雪地里,似红花绽放,如翠蝶起舞,不仅为自己留下了美丽的倩影,也为游客奉上了美的享受。

十一点左右,终于云开雾散了,俯视山下,如天坑般远远的山脚,一片金黄耀眼的景致显露了出来,如一轮放着光芒的太阳。仔细看去,梯田叠叠,金色的油菜花层层递进;周围翠绿的植被,如莹绿的镶边。这真是大自然创造的“金镶玉”艺术杰作:山上雪白如玉,在阳光下泛着莹莹白光;山下鲜黄如金的一片,再镶一圈如翡翠般翠绿的边。如果单纯是看油菜花,这里并不突出,且不比其他地方,就是不远处的汉中盆地,甚至就是北面山下的月河川道地区,哪里不是一眼都望不到边的油菜田地?但是,这“金镶玉”的景致,却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奇景。这是这里特殊的地理特点所赐,——山顶的海拔大约有2000米,而古梯田所在的地方海拔却只有500到650米,垂直落差就有1500米左右,中间是壁陡的山坡,如果视点转移到空中适当的位置俯视,近乎连在一起,更像是大自然为这原始农业生态保护区特制的一块巨大的“金镶玉”的奖牌。

驱车下山,公路几乎都是“之”字形。植物颜色极其丰富,层次也很分明,我的拙笔实在描绘不出来。单以白杨树叶的颜色为例:最上面的是灰色枝条,往下渐次为深红、鲜红、淡红、红中透绿、绿中透红、鹅黄,到山下则为鲜绿。

下山之后,从梯田上都往下看,一级一级层层叠叠,级和级之间有明显的田埂相隔。沿着左侧边缘的公路一直到底部,停车往上看去,整个就是一片油菜花海,上下挤挤密密连成了片,一直延续到上边的山脚;花也显得更密,金黄的色彩也更显得浓厚,又像从山脚倾泻而下的金黄色的巨大瀑布。

那些据说是从清代修建保存下来的古梯田,一般人也看不出和新修的梯田有什么不同,“吴家花屋”和“冯家堡子”两处遗址却有些不同。这是两家特色截然不同的老院落,都是随山坡坐西向东,都建于清朝时期。

“吴家花屋”建于清代乾隆二十一年至咸丰元年。一圈青砖院墙,大门额上挂着“大夫第”匾。进去就是一座三间大厅,很宽敞。里面有两进的院子。右侧首先是三间私家学堂,其中一间放着六套桌椅,另一间锁着。继续往里,有一间榨油坊,有一间磨坊,明显只是供自己家庭用的。上房正屋左右两侧各有一间卧室,左边是正房妻子的,右侧为姨太太的。姨太太左侧有一个小院子,是子女的天地,和正房同向,紧靠姨太太的,是小姐的闺房,面对正院子的三间侧房,正中间的是少爷处理事务的屋子。东面是他的卧室,正屋右侧是餐厅。所有房屋外墙清一色都是青砖砌就,主体都是木架结构,内部镶着木板隔离。右面院子是现在布置的展厅,据介绍,在清代,吴家出过不少的人物,地位最高的一位文举人,一位武举人。

“冯家堡子”则完全是一座近乎正方形的、比较坚固的小城堡。城墙高达十米,厚至3到4米。四面各有一座城门,门顶城墙上各有一座炮楼,各驾着两门土炮。防御设施不可谓不先进坚固。里面则是平房,有青砖墙,大多是土墙,和城墙的规模都是不协调。北面有榨油坊,规模大多了,有三间屋;有磨坊,碾坊,陈设着石磨、石碾、擀子,规模也比“吴家花屋”大得多;南面有酿酒坊,蒸酒的锅很大。后面的院墙边还有一辆运货的马车,——本有两辆,保留下来的只有一辆了。有护院人的住处,做工人的住处,有几个餐厅,都很大,不像“吴家花屋”每处餐厅只有一张桌子,这里每个餐厅都有几张大桌子,不同的人一群人在不同的地方就餐,吃饭的人要比吴家多得多。这明显就是一个开大作坊兼经营的富裕大户。

这两家大户的建筑特点,不仅是难得的活载体,还可以说是鲜活的历史。感谢同事李廷兴和王晓峰,他们当时约我前去时,我还有些犹豫,油菜花哪里没有?何况出身边农村的我还猜军那东西?后来说是凤凰山下大雪,雪景很美,我才应约。实践证明不虚此行。



# 难忘家训

市直 王涛

五年前,父亲的突然离世,成为我永远的伤害。

那是2018年7月下旬的第一个周末,因临下班接到通知,单位有公务需加班。我就让妻返乡时告诉父母,自己下周末再回家看他们。

当晚,我在办公室修改我市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回顾。刚过半夜12点,妻子突然打来电话,让我赶紧赶回老家,说父亲不慎摔倒昏迷不醒,正在施救。

等我一边打电话请亲友前往帮忙抢救,一边飞奔下办公楼驱车赶回老家时,父亲已经安详地躺在老家客厅地板上,我只能长跪地上。

从此,我失去了父亲,还有他对我和对亲人的无限关爱。虽说自己忠孝难两全。但五年来,我还是常常自责,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念父亲。每当面对母亲时,也不由想起父母对我们的难忘教诲。

父亲五十年代末安师毕业,自告奋勇去宁陕在几所学校辗转任教二十多年。母亲六十年代初安康中学高中毕业后,作为最早一批知青也去宁陕支边任教。两人相遇相知,在秦岭深处的铁桥小学组建了家庭。

我从记事起,生活在老家农村,晴耕雨读是我从小就习惯的生活。最初住的是祖传的茅草房,七八岁时外婆家的亲人都来帮忙,我们拆了祖屋盖了三间瓦房。每天放学后要忙着在菜地做各种农活,晚上兄弟姊妹挤在母亲批改作业的煤油灯下做各自的功课。那时最深的记忆是吃不好也吃不饱,一件衣服我哥穿不上了我穿,我穿不上了改样后妹妹还能穿。当时最大的愿望,是过年能穿上新衣服,吃上能少放些红薯的米饭。

在我上小学时,父亲曾回乡参加生产队生产劳动。父亲个高力气大,总是每天第一个带头下地干活,干农活担重物常常把扁担挑断,甚至还把木杠子抬断。他怕我们觉得苦,就常给我们说他自己年少时,每天早晚往返10公里到县城的中学读书,晚上回来还要饿着肚子担水浇地,以及参加工作后从任教学校到老家跋山涉水步行百里往返的事。与父亲比,我们就在家门口上学,自然是幸福到家了。他常教育我们说:“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靠天靠地靠父母,不是英雄好汉。”父亲的汗,对我们鼓舞很大。

我上初中一年级时,曾收到又返校教书的父亲寄来的一本书,书的封面上画着挺立在松树下的雷锋端着枪的半身像,封面印有几个大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父亲寄我这本书的目的我自然明白。父亲天性乐观,劳动和工作之余,爱读书看报,有时会把自己的人生感悟随手写下来。家中沙发上常能看见父亲晚年随手写的字条,其中有一张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变牛的时候,唯一靠的是吃苦的精神。六七十年代国家困难,家家户户都没有吃的,到处一样贫困,到处的人穷到了底,但精神饱满,再累不感到累,再苦不感到苦。为什么?好像人们都有一颗发现的心,都认为困难是暂时的,面包土豆会有的,一切都可以解决。我们确实确实看到了我们家的曙光,四个儿女是有前途和希望的,只要耐心教育和严格要求,一定能达到目的。从不想什么回报,只要他们不跟我们那时那么苦,就心满意足了。”在父亲走后,我常常翻出这段话来看。父亲的勤劳、好学、正直、坚毅和乐于助人等品格,深深影响了我们。

母亲返乡后一边教书带学生,一边带着我们兄妹种地上学,更为辛苦。母亲教的是初中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几乎都教过,后来还参加过英语教师培训班教过初中英语。母亲教书也极为认真,有时放学后她把学生带到家里辅导功课,如果来的学生多,她就将门板卸下来用凳子支起来当课桌用。她每个月还带学生走几十里山路上山给学校砍柴。父亲曾在一张纸条上写过三句话:“一辈子宽厚仁慈,一辈子勤劳讲卫生,一辈子不扯是非。”我知道,这是父亲对我母亲的评价。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像和风细雨对我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后来,我们兄妹长大各自成家,也像父母一样勤奋工作,从不叫苦喊累。我在县城中小学教书15年之后,组织安排改行从事行政工作,一转眼又是23年了。当年一同毕业的同学们,大多已陆续退休或退二线,我自己仍感觉每天有干不完的工作,必须枕戈待旦,但想到就要告别一线工作时,陡生难言的人生紧迫感。

在岗的最后几年,我该如何度过呢?我想起母亲在12年前过70岁生日时,郑重写给我们兄弟姊妹的家训。母亲说,她一直牢记爷爷说的话:“人一辈子应该守本分。”再苦再累也记得外婆说的话:“人生在世要肯帮助别人。”

母亲从来不让我们给她过生日,也从从来没有给我们写过生日寄语。那次她郑重地给我们兄弟姊妹每人一份生日寄语作为家训,还给我和我一份她摘抄的读书笔记,她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希望我们终生牢记的。她在寄语里说,作为母亲她对我们兄弟姊妹的爱和教育很不够,望我们能理解和谅解。

在母亲70岁生日这天,她亲笔写下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不评头论足,不曲意逢迎,不趋炎附势;说话做事要有度,要知止。”“其次记住:人在难处帮一把;马在险处莫加鞭。”“最后希望你们永远守本分。把清白做人,老实做事当座右铭。”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铭记父母教诲,修炼自己的品行,也努力教育子女学有所成行有所戒。当自己从懵懂年少到两鬓飞雪,感到人生最不可负的,首推自小所受的家训师恩和参加工作后组织的培养。因此,自然有信心站好最后一班岗,继续做好拓荒牛、老黄牛和孺子牛。

# 瀛湖

鸢尾

黄海林 作



第1356期

被笔荒芜数千年的瀛湖镇一带吴氏兄弟用泪水淬炼的铁镐在云雾缭绕的山上,逆锋起笔把风摆的山山水水写成梯田和村寨

清朝时的一群目光在风摆山上学会用中锋行走注定要耕种一幅农耕文化图一座生态博物馆

农具累了,头枕吴氏族谱在吴家花屋的门前靠了二百五十年夯坎的号子吼成了小调土坯酒壶上摔落的民歌和鞭梢上的吆喝一点也不潦草

汉滨 蒋典军

线装在展柜里古梯田,层层叠叠是摆起来的景观盛满汗水,谷粒

田埂的线条犹如用大篆行笔有篆隶回转的笔势托墨带水皴出庄稼的语言堰如笔洗秧苗用散笔飞白扫出谷子闪现金黄的火焰

当稻穗的头低过田坎时夕阳瞬间收笔 落款漫山枫叶不慌不忙地按传统章法,红成一枚枚印章

# 汉江边的夏天

汉滨 魏青锋

我在汉江边长大,昔日的小城到处是破旧的木阁楼和低矮的泥坯房,犹如过江的渡船丢弃的废旧货箱,稀稀落落堆放在汉江沿岸。那时父亲还在部队,母亲在制药厂车间上班,大部分时间我跟着姥爷姥爷生活在老城的旧宅里。

夏天亮得早,每天清晨我都被水西门外的嘈杂声和捣衣声吵醒,姥爷帮我穿好衣服,吃过早点,我就背着书包,踩着汩汩的流水声,迎着裹挟晨雾的江风,蹦蹦跳跳往学校跑去。

下午放学,姥爷做了浆水面。那年月,偶尔一次的浆水面就算改善生活了,每次姥爷都先用饭盒装了,打发姥爷给母亲送到药厂去,我粘着姥爷要去,姥爷催着先吃饭:“等你写完作业,我跟你姥爷带你去江边!”

一听到要去江边玩,我高兴地蹦了起来,可烦人的作业还得写,袁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当天的每个生字要抄写两页,正发愁时,猛然想起强子教我的办法,于是去小姨房间找来蓝复写纸,在上面的纸张和复印纸中间另外夹一张白纸,这样纸张背面留不下印迹,高度近视的袁老师就发现不了作弊行为。作业快写完了,门外传来姥爷蹒跚的脚步声,姥爷赶快把锅里盛的饭端出来,天太热了,一大碗苞谷糝,吃得姥爷背心都湿透了,姥爷的脸上也淌着汗。

吃完饭,姥爷把姥爷刚从母亲厂里拿回的换洗工服,连同一堆脏衣服塞进篮子里,拎着出门了,姥爷左手拿着凉席,右手牵着我跟在姥爷后面,顺着逼仄的街巷七折八拐,片刻工夫就到了水西门外。江上有风徐徐吹过,水面皱起鱼鳞般的波纹。上岸的风轻轻亲吻着我的脸庞,清新而凉爽,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惬意和愉悦。

久未下雨,江水落了不少,大片裸露的沙洲把江水撕扯得丝丝缕缕,几只白鹭时而盘旋飞舞,时而落在沙滩。堤岸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有散步的,有遛狗的,有骑自行车的,还有

拿着钓竿准备钓鱼的……夏日的江边,就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顺着石阶下到江边,浅水区早已挤满了洗衣服的人,啪啪地捣衣声此起彼伏,正好有个婆婆洗完了起身要走,她招呼姥爷过去占着她的位置,姥爷在草地上铺开凉席,然后带我挤到姥爷的位置去洗脚,挣脱姥爷的手,我在浅水里来来回回踩水玩,流水冰冰凉凉的,舒服极了。谁知脚上的塑料凉鞋被水冲走了,姥爷跨步扑进水里,半截裤腿都湿了,结果没抓到,眼看着凉鞋越冲越远,我急得哭出了声,姥爷大声喊着江里游泳的人,有人靠边游过来,抓了凉鞋扔到岸上来。

姥爷回家换了一条裤子,返回时偷偷给我买了一根绿豆冰棒,小时候我肠胃不好,母亲不许我吃冰冷食品。我躲在姥爷旁边,边吃冰棒边看着姥爷挥着棒槌,一下一下砸着石板上的湿衣服,等到棒槌再次落下,先一下的回声才从对岸弹回来。

太阳坠在西边天际,燃烧了周围一片云彩,晚霞倒映在水里,那水面就宛如一匹被风揉皱了的花布,煞是好看。姥爷终于赶天黑洗完了衣服,她把渗水的篮子放在边上,从口袋里掏出风油精涂抹在我裸露的腿上和胳膊上,晚上的江边蚊虫特别多。

洗完衣服的人陆续回家了,躁动喧闹了一天的江边安静了许多,习习凉风中,人们三三两两扛着竹床或席子,来堤岸上乘凉。女人轻轻给小孩摇着蒲扇,男人赤裸着上身,听着收音机或悠闲地喝茶抽烟。黑暗中,对岸有星星灯火在闪烁。风赶着江水,一下一下拍着江岸,仿佛母亲哼唱着摇篮曲,长长的堤岸似乎要睡着了。

头顶上有星星眨着眼睛,姥爷指天上的银河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听着听着,姥爷眼皮开始打架了,迷迷糊糊中我似乎趴在母亲的背上,应该是下夜班的母亲来接我了。